

禅境觅得歌一簇 种在东土香碧空

——简评唐翎油画艺术



唐翎

灵光乍闪,意为青蓝;熠熠生辉,佐以五色。画家的心思,近太虚、沐霞风、挽秋虹、蘸夕水,将这许多意象调制成灵智之光,凝作笔端,作一版版禅境。犹然飒姿斜倚“般若”树下。唐翎的油画艺术便在如此仙界里粲然花开。

禅音栖树 花语凝风

油画入汉百载,因其写实之美,用色之炫,颜料厚堆功能和极强的可塑性,很快被国人所接受,直至生根成林。这片林海又被中国的文人墨客溶入东方的智慧、汉家的思想及国画书法之内涵,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现象,故而有别于西洋油画表现形式。虽从材料工具与西画相承外,其思想内涵已大相径庭,并分出写实派、现代派、抽象派、未来派、野兽派等,乱花迷人眼。唐翎就是从这许多派别中走出来的安徽油画名家。她汲取了各派之长,将中国画的写意艺法巧妙地运用其中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,堪称油画艺术的新写意派,油画的炫彩、国画的深邃、禅境之灵智、儒道之睿思,在此也。

静物画,一种表现人智慧的技法,判别画艺高低优劣之佐证(艺法娴熟和思想境界)。唐翎为之,别有洞天。她笔下的一景、一花、一草、一木无不透出灵智之光。在写实形似基础上施以迷蒙玄妙之彩,用其深冷微暖的绘画语言,诉说着静花、冷荷、林溪、云树之美。同时,浸染着人生红尘苍明之光。每处景物都隐现明灭的禅机,每朵花都开得诡异绚丽,每个人物都展现出人格的多重性。

通过《裸女饰花》便可窥其一斑,人体上部以花掩之,花开得冷灿,人笑得花暖。宛若流霞临风,醉赏红尘花语。

人物画,油画赖以展现画功的具象绘画形式。在唐翎这里找不出

超现实主义和野兽派的矫揉造作,两极分化。他所表现的乃是智者的化身。

画佛,她用东方人审美视角和儒道观点对其加以诠释,使佛的神智贴近人性。

画仕女舞者,已不单是个体造型,那布板上绽开的是沉淀于历史深处的民族智慧和生活的感悟。

画风景,分明是一幅幅成人童话。

雨帘临目,顿感禅音栖树,花语凝风。

华彩写意 碎虹溶烟

如果一首美妙的音乐是用色彩写就的,唐翎的画笔已然意到曲成。她将“无笔,有笔、至笔”,“无色、有色、至色”,挥洒得抑扬顿挫、婉转天籟,落笔成歌,聆之若华章启云,观之如碎虹渡岚,极具时空穿透力。此乃灵性、悟性,功力使然也。

纵览其画作,画家的构图用色明快典雅中散发着一束束冷光。其主景多以冷红、橙红、冷黄等温色入笔,背景饰绘以青、绿、蓝等冷色加以展开。偶有主体部分以暖色烘颜,便有青、绿、蓝等冷色背景托衬,深浅调和搭配及空间色彩的变化给画面降温,使其显得微寒,极具时空穿透力。

《自在观音》,身体面部多以淡青淡绿局部深蓝走色,背景紫红,头部光环柠檬黄,呈现出“参悟无常,珍惜现世”之态,寓意人们遇事要冷静地思考才得以成熟。

《释迦牟尼》,面部略带温色,橙红、冷红润笔;背景光晕为乳蓝,青绿,预示天地神秘无奈,乾坤冷寂难为,警醒大家要笑对现实人生。

《清心》、《甘露》、《荷》等,更是一池冷艳;《瓶花》、《仕女》等作品晕开一屏屏阳光下的冷思。整体来看,可概括为“春寒,夏凉,秋冷”,它是唐翎构图用色最为突出的艺术特点。虽如此,仍能感到其画面光线色彩对比强烈,这是由于画家娴熟的用笔过度技巧表现得不动声色之故,肯定地说这是唐翎的高明之处。成功于无形之中的华彩画面的光亮,光源,光线及暗光分明折射出画家心底的哲光。

意之远,境之蒙,色之精,彩之准,思之哲。实为唐翎作品的主流所在。意境思想是油画的灵魂,构图色彩是油画的血肉,然也。画为心睛,睛言心声。通篇分析,不难看出画家对人生的积极态度,心底也坦荡着一片清凉世界。

唐翎的佳作甚多,这里不能一一而论,简评而已。

唐翎油画的新写意风格定将独树一帜,成为油画艺术界的一颗新星。

七彩谱禅韵,秋原写人家。

画里风乍起,吹红岸上花。

(学楼)

